

北極探險故事



在冰雪中

邵慎之譯 著爾克倫·E

行發社版出實現

在冰雪中

英倫克爾·E

邵慎之譯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北平出版行

1942.12.出版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向北極進發

五月二十日——五月二十一日在北極盧道夫島

好，我們畢竟動身了。離別中，狗在狂吠。到飛機場去，大約有四個基羅米突。都是上坡路，要橫渡一條大冰河。那安頓在冰雪上的圓屋旁邊的，是北極的航空站和飛機場。

我們的雪橇以散步的姿態緩緩前進，差不多化了一個小時，才到達機場。我們坐在雪橇上，雙足懸擺，口吸煙草，閒適地作絮絮談，背向着刺骨的寒風。

太陽和白雪交輝，擦眩雙目。好在我們都已帶上了護目鏡。當我們爬行上山越高，電台的建築就越見其小了。

在我們南面，展開一種奇緻的風景。烏嶼羅佈，在英國海峽的東面，峻岬崇嶺，都可以明白分辨。在冰堆嶺比和雪塊滿佈的海面上，縹緲縱橫，隨處皆是。

— 1 —
渝1478

而在遠處的地平線上，山嶺連綿，燦燦的光芒閃閃四射。

我們爬得更高一點兒，推滾列茲海灣的全景，即一覽無餘。許多倒露的外國探險家，都曾經企圖取道這里去北極。

我們的史太林雪車的曳引機，幾次險乎插進覆蓋硬雪的冰河裏去。許多乘客預料將受劇烈的顛覆，都先行跳下。雪草如果一陷住，就必須要轉過一個直角，才能在冰天雪地中繼續前進。

到達圓屋，電台就看不見了。

在飛機場上，我們把零星雜物藏好，並且來算校腳橈開動飛機。忽然一陣大風雪吹過來，把飛行的雪輪埋住，我們掘了一條既寬且深的溝，才把飛機解放出來。

這里前幾天下了雪，太陽在的時候，橙色機翼上的雪是柔軟的，太陽一不見，就很快的凍住了，不是什麼刷子可以刷得掉的。雪是很重，而且機翼是流線型

的，我們必須設法除掉它。於是每個機翼上分配了六個到八個人，用棍子去對住，讓雪被敲擊得散裂，騰起一陣尖厲的噪音。

當工作差不多要完成的時候，有人提出了絕妙的合理提議，用雪車曳引機運來一個熱水器，把機翼上的殘雪用熱水沖刷干淨。水蒸氣頓時包圍了整個飛機。

當其時，U 2 號機做了一點突擊工作，猶如出租性質的飛機一樣，深得大家的贊揚，它把奧多·兩里維區·斯區米特帶到機場來，又立刻衝回工作站。不一回，特齊爾特齊也夫斯基，我們的氣象員也帶着最新的報告來了。忽然，一重迷霧籠罩了圍屋，天氣正在惡化。又頃，一切都被霧蒙住了，霧在捲舒中飄拂，並且凝聚在圍屋上面。特齊爾特齊也夫斯基決然說：「這霧即可過去的」。事實上，是不需給我們安慰的。並沒有辦法把這天氣改變，我們知道只有忍耐地等待。

奧多披耶諾夫的飛機已經檢查過。什麼都已準備好。現在但看天氣如何，而天氣是毫無疑異的仍然惡劣。技師們繼續在修理飛機的摩托。這些技師是一批令

人吃驚的脚色。他們是來得最先，去得最後的。看來像煞什麼都準備得妥妥貼貼了，可是他們必然要埋頭鑽尋，一再調整，一再修理，工作不休。

第一天

五月廿一日於北極

發光的臉子，在騷動中擠聚在機房邊。每個人都準備跳到冰上去，去看一看北極的真面目。

第一個走出去的是攝影師馬克·屈耶諾夫斯基，在他後面的十二個人，也跟着滾了下去。史潘林和費奧多洛夫帶着他們的天文儀器。陽光穿過雲片，在柔弱地窺伺。

受禁了六個小時之後，在北極下吸口煙是多少寫意啊！

我們互相慶賀，讚美這次飛機的航行和着陸。這是難於致信的，我們已到達

了北極，人類的夢想，會在這樣平凡的情況下實現，也是難於致信的。但是無論如何，大家得意洋洋，精神亢奮，證實了這偉大的事實。

我們應該在這地球的軸端上乾它一瓶！打飛機里拿出了一瓶白蘭地和鋁製的酒杯。杯子放在冰上，由我來掌飲，我把木塞收藏在胸前的口袋裏，終有一天，要給後代看看。

把一瓶酒分配於十三個人之間，是一件棘手的工作，但是酒客們僅是爲了習慣上的儀式，沒有爲了點滴而向我提訴不平之鳴。

「同志們，祝福我們光明的祖國，祝福我們的史太林！烏拉！」

祝語是單率而簡單的，然而每人都說，我們舉起了慶賀的酒杯。

我們歡呼三次，聲振長空。杯子是冰冷的，白蘭地酒湧起濃厚的霜花，灼壞了各人的嘴唇。如果不是爲了祝賀的儀式，恐怕都要撤掉的。

我們探險日程中的歡愉的一章，就這樣地結束了。

現在，開始了我們的工作——它會使我們費心了好幾個月，有過至精且密的準備的工作。

我們應該慎重，使工作的經過良好，恐情失去難得的機會，技師們調護發動機，兩個人押飛機上卸下東西來。一堆必需的物件——地圖、帳幕、廚具，衣服，——越堆越大。

奧爾米特和奧多披耶諾夫已選擇了第一號雪積，滑向最近的冰山。將來帳幕要放在離飛較遠的地方，以免妨礙其他飛機的降落。

西姆·依凡諾夫忙於調整無線電，建立聯絡。我們最近一次報告是說我們已越過了北緯八十九度。之後聯絡就斷絕。發報機壞了。

用舊方法恢復通報。……

……

「可以不可以修理？」

「不可以。」

再問也沒有用，問題是如何去修理緊湊地繞過幾千百個金屬線的線圈。

我們非常懊惱，我們沒有一套完整的、適合於漂洋用的電台設備。它的重量差不多一半噸。現在我們只有建立一個無線電台的基本設備，帶着飛行。僅僅帶來一套電池和一個充電用的冷氣式發電機。倘有意外發生，就沒有風力機或腳踏機去供養這架發報機了。

我們降落松樹之後，預計就要和盧夫島通訊，警用飛機上的效率強大的無線電機來維持。因此，我們可以騰出時間來安設自己的電台。如果飛機上的無線電再壞，那麼我們的探險計劃就要壞了。雖然這修理要費很多時間，並且頗少希望。當然，我們還是要儘量設法去修理它。

這樣，我們所以立刻開始裝置電台。機件悉數搬上飛機。它們都是裝在堅固

的套着帆布套的木箱裏的。第一箱是主要的機件，而第二箱是後備用的。每一個箱子裏有一套工具，以及套着布套的兩根折合天線柱。每一件東西有標號，還有一個說明書，說明每一件東西安放的位置。但實際上我們既不需標號，也不需說明，我已經牢記着每一件東西的安置情形，你可以在晚上叫醒問我，我會立刻說出這一件放在左，那一件放在右，這一件放在箱頂，那一件放在箱底。

不消說得，每一個人都知道，這當兒通信是一件頂重要的事。

每個人都幫助我。帕帕雷和惠爾索夫豎起了一個暗綠色的小帳幕。史繡林和百波希金裝着無線電桿和天線。

氣溫在華氏零下十五度。天氣是陰沈的。鮮潔的寒風凍僵了我們赤露的雙手。飄起雪來了，一個人手里拿着工具，也只好放下。衣袋里的繩索也拋掉了，好塞出袋來插手，這情況真是可憐。

「一條繩子，給我來保存。即便是一根繩子，也值得珍貴的。」

這世界上沒有一處是這樣的。現行的嚴厲的北極法是：每一枚釘子的重量，都按於黃金之重量。

在搬運中，我們特別當心電池。電池有兩個，一個是十七伏脫的，供給發報機和收音機的燈絲用。另外一個是陽電池，十二個伏脫，四十公斤重。

沒有功夫去好好的安置工具，也沒有功夫想到舒服。所有的東西，都被丟在帳幕里的雪地上。一件襪毛皮的短外套，既當地氈，又當坐椅。我跪着接電線，整理機件。在這樣情形之下，我急促地工作着。

所化時間之多，遠超我的預想。爲了一些小東西：螺絲鑿，紙片，伏脫表，使我開了好多箱子。

安置電台一共化了四個鐘頭。到底，在五月二十一日下午三時，就修理完工作。試過之後，現在，可以同盧道夫島通報無阻了。機器內部的嚶嚶聲，說明了機身是完好的。不過，這是表面上這樣罷了。嚶嚶聲不久就停息，一看伏脫表，知

量不夠。這是我的錯誤，我對於這些電池信仰過高，當我們在盧道夫島的時候已經把這些電池充過，包裝好，放在飛機裏面，不料兩個禮拜，已經走掉了。只好再來麻煩一次了。我們把發電機拖進帳幕，打開包裝，把它放在冰上開動起來。

發動機由韋翰帝管理着。這是一架三匹馬力的冷氣式發動機，每分鐘三千轉，因為是雪地，所以發動機不能使它轉度穩定，於是我們就輪流伏待它，用腳踏住，猶如來緊沿發動機一樣。發動機急速震動，好像在拍發電報。

把電池上的軟木塞撥開，因為寒冷的關係，酸液變得很濃厚。我們用大螺絲和食指工作了不少時間，它們因缺乏水洗，已弄得很髒。

充一個小時電雖嫌不足，但是已經可以用了。我把它接上收音機，收音機就工作起來。盧道夫島上，知道我們飛到北極，不用超過六七小時。但是到下午五點鐘，已有十一小時了。第一件事是聽到了盧道夫島電台的呼號，他們以為我們

是尚未發聲。

另外一個是路拉海電台的呼號，他們也是這樣在叫着。

這些呼號是有拍節的，單調的。

他們的呼號，是一種驚恐和悲痛的聲音，陰慘的一再重複着。我們覺得在這呼聲中，充滿了人們對於我們的關注之情。仔細傾聽之後，除開呼號之外，天裏沒有另外的聲音。於是我們就商量出法，呼喊着叫叫有電台來回答。

我們在離開達道夫島以前，曾經規定了一個明確的通訊辦法。每隔一小時，

他們可以用六百公尺的波長找我們一次，每隔半小時，用六十公尺的波長找我們一次。這兩種波長，都可以到達盧道夫島。

發報機的工作很差不差。天線上有雷射電波，而波長速率是早已調整好了的。

報裏給條件擠過了，天線就掛在我的頸上，我躺着身體工作。你瞧，這報幕太短了，我的腳伸到報幕外的雪上。

在我右邊，司區米特很安詳的坐在倒下的箱子上。他不能幫助我，只是現出鎮定的樣子，他也不給我些微鼓勵和批評。這是在緊急情況下的自然流露。

一小時又一小時的過去了。我聽了又發，發了又聽，不斷的工作着。突然，儀器又告停止，電池又要充電了。

這時，我的胸肋上麻木了，也就趁機站起來息一息，把腿活動活動。過了四十分鐘，我又繼續工作。機件經過了幾十次的校正，無疵可尋了。我老是躺着工作，因為工作緊張，在麻木中支持了全部的時間。

現在，一切都要依靠通信，一旦聯絡不起來，那麼，結果如何，是可以想像的。

盧道夫島只管發出嗚嗚的叫聲。在很多強力的電台中間，他們是聽不到我們二十瓦特發報機的叫聲的。其餘在南面的電台離這里還要遠，當然更加聽不到。到下午五點鐘，我聽到他們奉命開始停叫，用各種波長來收聽我們的呼號。

盧道夫島也停止了。

我用各種波長收聽呼號。

無論如何，我們總是得不到回答，電池又充滿了電。過了半小時，我就關了電門。真是總是一刻也忍不住，要去設法和大陸溝通起來，我用了各種波長和通訊號。

當每次開開放音機的時候，總是想得到盧道夫島的回答。發一次呼號要多少時間呢？要廿五秒到三十秒鐘或者再多一點，不必化更多的時間的。我看着表等過了二十秒鐘，又等了二十秒鐘，盧道夫島還是闕然無聲。真是一場空。

晚上九點半鐘，我又來呼。

「UKB UKBDE UPOL PSE KK」(盧道夫島，盧道夫島，北極呼號，請回答。)

這樣呼了幾十次，仍然毫無結果。在這個當兒，就是用魔法指使魔鬼都不行

。唯一的辦法是保持鎮靜。

第二次再開收音機，呵哈，忽然在天空里發現了盧道夫鳥了。呼號的字母，以驚人的速度穿過天空。一隻手在精神奮發地發出報來。在這樣情形下，就是輕滑老手也要因為興奮過度而發錯字母的。

這樣就證實了他們已收到了我們的呼號。我的臉浮着笑。但是我使司機未轉看見，別過了身子。這簡單的呼號發了很久。我們要緊知道的是盧道夫鳥對我們說些什麼話。我們收到了這樣一個電報：
「此間極為興奮……現在何處，許告知。」

史極米特和我握着手。

「他們能不擔憂我寫電文？在奧多爾里難區間。」當然可以。」

「海峽我的波塞。用頻漸分辨出，天空中是有着音樂的交響，而且還有超乎音樂的交響的。誰知道可以說天空中沒有音樂呢？在北極的浮冰上，和外界隔絕了十

二小時，他們和祖國之間，靠無線電溝通起來，這就是超乎音樂的美麗的交響
啊！

司樞米特正寫着電文，一面我和盧道夫島談起話來。著名的北極電波專家古
列亞斯特米洛夫是首先聽到我們呼號的人。我先說：

「北極，看見你了。八十八！」

「看見你了」是我們報務上的打渾語；「八十八」是「愛和吻」的意思。

旋即正式報告他們聽：

「諸事都很順利，」飛機已經安全地降落，……西姆的總機已燒壞了。電池
的電力不足……現在正在擬電文。我們所居留的浮冰，是世界上最好的一塊！

斯特羅米洛夫的答話非常興奮。

後來我才知道盧道夫島上的同志們焦急的情形。他們是白天也等，晚上也
等，等我們的消息。那些打漁家和滑稽家也不起勁了，莫斯科的探詢電報，紛至

昏來。園屋仍在濃霧中，我們的朋友正預備駕轎來探望我們。

斯特羅米洛夫，當發現我們的呼號時大喊了一聲。

「我聽到他們了！」

隔壁房里的人從床上跳下來，衣服只着了一半，還有幾個人赤着腳從雪地上跑過來。這些無線電報房頓然熱鬧起來，像在莫斯科的電車里。

斯特羅米洛夫手持電報，米司柯夫斯基雙手伏在他的肩頭上，逐字逐句大聲朗誦下來。

現在，盧道夫島和北極已經通訊了。北極給莫斯科——北海道行政管理局的第一封電報，和給盧道夫島塞威列夫的電報一樣，已經由盧道夫島電台轉發了。

「上午十一時十分鐘，蘇聯的E-10式機，由奧多披耶諾夫，巴波希金，史羅芬和老技師巴奧架着飛越北極。」

「奧多披耶諾夫，飛在前面，從一千七百五十公尺的高空降至二百公尺，從

瀰漫着的雲霧中滑過，覺得適合的浮冰降落下來，建立科學工作站。

「十一點三十五分鐘，奧多披耶諾夫才平安降落。正當發電報告飛抵北極時，發生電池缺電情形。發電機已經損壞，因此無線電通訊中斷——在新的北極電台裝置完竣後，才能收發電報。」

「我們飛機降落在浮冰上，離開極邊約有二十公里。這裏，在盧道夫島子午線向西稍偏的方向上。相當容易找尋。這一塊浮冰要向極帶漂流，用作科學觀測，是極合適的。並且還能當作運輸供應品的優良停機場用。」

「不料電訊阻礙，累你們懸念，頗為遺憾，向你們謹致親密的敬禮。」

「請將上列工作完成情形，報告黨和政府。」

北極探險長司樞蜜特

還沒有得到收報憑據，就開始收聽盧道夫島的回電。

「北極，司樞米特，奧多披耶諾夫，帕頓雷全體隊員及過冬者：」

「恭祝，擁抱，吻你們。我們的祖國有這樣的成就，是極爲光榮的。我們這裏所有的工作者，現在都集合在報房里，瞧着史特羅米洛夫用鉛筆所寫出來的字，頓然寬了心。」

「詳情容面談。現在我們正等待着你們的命令隨時出發到北極來。」

全體工作人員代表賽威洛夫·莫洛高夫。

以後都是些普通電報。

「克倫刻爾，請給我們報告象氣。」盧道夫烏要求。

「儀器尙未裝置就緒，只能隨便談談。」

「就是隨便談談也極需要。」

「你們把衣服穿好了，自從那裏以來一千九百三十七年，還沒有人知道過北極的氣候，再等半小時。」

「好的，再見！」

「再見。」

北極和盧濱夫島的首次通報，就此結束。

以後的通報辦法和時間，早經商定。由於初次通報困難，以致化去不少時間，但現在已一切順利，正像輪子上滑了油一樣。

這時已經午夜十二點，下次通報規定在明天早晨六點鐘。在這一節時間中，把電池充充好。大家都睡着了，陰霾的天空中飄着雪花，捲來刺骨的寒風。我聽無線電機旁竊竊。這久，這時感到胸肋麻木，還覺到寒冷。

你不會不相信，這里是沒有取暖的地方的，我們常常幻想有這麼一個去處可以烤一烤凍僵了的骨頭。而事實並沒有。唯一的辦法是喝茶，多穿衣服。

電池的電已經充足。疲倦極了，可是明晨必須非發出氣象報告的電報。帕爾雷和我，把觀察氣象的小房子搭起來，把儀器放進去。

因為不願去點煤油爐子，所以茶也沒得喝。我們一攢進帳幕，就一個一個

排下來躺著。史爾索夫和費奧多洛夫已經睡着好久。在他們旁邊，是不可缺少的朋友攝影師馬克·屈耶諾夫斯基。雖然極擠，還是擠下去，而且靠著這點兒擠，才擠一點暖氣出來。明天的工作表，我已成竹在胸，擬定好了，我想我們這次來到北極，一切還算順利。

地球軸端上的宿營

五月廿二日

時間不容許我好好的多睡一忽。大約只睡了三個小時，就醒了。大家都已起身，我也準備撥出被窩，記起要發氣象報告的事情。但我却有些不願意撥出來，其實要是動作很快，也不會覺到怎樣冷的。

費奧多洛夫已經在氣象日記簿里記下了第一次的氣象報告。

「北極，五月廿二日，六時（莫斯科時間）。氣壓七六一，溫度零下十二度

風向八米西（格林威基子午線），有霧，有日光，能見度一公里，飄微雪。」這是第一次的北極氣象報告。盧道夫島已經收到了。再由它發往世界各地，這報告就被錄入北半球萬國氣象表。

不少氣象家在編北半球氣象圖的時候，都根據幾個加拿大氣象台，以及許多蘇維埃極北氣象台的報告的。

在中央北極圈的大部份地方，尙未被人到達，於是氣象家們就可以各出心裁繪出氣象圖來，在司必茨艇琴以及法萊士，若瑟，兩那些地方之外，把等壓線逐漸收攏。他們都靠着北冰洋沒有人去過這個事實，來彌蓋了他們見識的不足。自然，這不是他們的過失。

但，我們來到北極之後，這種情形就打破了。從此氣象有了準確的報告。把我們的報告和其他北極氣象的報告核對和比較，那應該是氣象家的工作。

我們的氣象大家狄傑秋葉夫斯基，對於我們這次探險，有過精確的預言。他

開誠地說：

「氣象圖上那些舊的線，畫上去的時候固然也是不容易的。可是正確與否，却無人知道，也無人糾正。可是現在是有人審核了。」

費與多洛夫對我們說：我們昨天在北極着陸的時候，正在一個「未覺察」的旋風中間。它的方向是從格林蘭向西吹去。自然，我們是把它忽略過去了。不過，當河必茨盤琴被它襲過之後，那里的氣象台就可以觀測它。

那留在盧道夫島的三架探險機，將來飛到北極來的時候，要容易得多。首先，他們已知道我們平安到達，其次他們還可以得到這里的氣候報告。有了把握，就是氣候惡劣，也可不用害怕。

他們可以很省的發現我們，不必多費掉寶貴的燃料。但是，他們先要降落在北極圈附近，再發電報來通知我們，然後飛來和我們碰頭。

整整一天，為調整無線電和機件佔去了，還不時和盧道夫島通報。時間漸

容許我們去考察周圍的情形，去看一看我們將要居留下來的濤冰。

五月廿三日

斯特羅米洛夫來電，說在今天的莫斯科報紙上，已經披露了我們 達北極的
消息。人民爭先購買報紙，還喊：「我要看一張！」

不管我們的電台已否裝好，我們，十三個北極公民，決定每人發一個電報給
自己的親愛者，以二十五個字為限。

電報內容都差不多，在「親愛的」後面放上一個女性的名字。因此我們的纏
帶露·馬羅布安斯，奧莉安斯，安娜斯都到了快慰。

有一位要發電給兩個人，字數不夠了，於是在選用我的權力之下，加給他幾
個字。你要分配你的感情，當然你也得分配字數。馬克·屈耶諾夫斯基也覺得不
夠，因為他的女朋友的地址就只用去十一個之多。

下午，接到史太林，莫洛托夫，黨和政府所發的電報，使我們大家歡天喜

地。

「政府官電第二七六八號，字數一〇六，五月廿三日二十點十二分發。」

「北極探險隊長O·Y·司區米特同志，航空特派隊司令官M·A·奧多波耶諾夫同志，探險隊全體隊員！」

「黨和政府對北極探險隊的榮譽隊員們致親愛的敬禮；並祝你們的工作計劃完成，征服北極勝利。」

「由於蘇維埃在航空方面和科學上的成就，研究北道和建設北道已到達光明的時期。這一次的探險，對於蘇聯，是極為重要的。」

「初期的重大困難已經克服，我們信賴你們，留在北極的探險支隊；你們一定能夠完成研究北極的計劃。」

「謹向征服北極的英雄們致敬禮。」

「J·史太林，V·莫洛托夫，K·伏羅希洛夫，L·加金諾維區，M·加

里留，A。米高陽，A。安特列夫，A。茲達諾夫。」

居民們從帳幕里攢出來，從飛機旁邊跑過來。

區史米特拉開嗓子朗誦起來。

風已靜息，僅飄微雪……雪是照例下着的。帕帕甯，史爾索夫，費奧特洛夫，屈耶諾夫斯基，他們四人整天忙於打冰洞，冰厚極了！而鐵撬又太重，鑿不久就把手痛。起先用鐵鋤鋤，開頭鋤出一條很寬的冰溝，兩小時後，就越鋤越深，於是就改用老方法，先鑿一個圓圈，把要挖起來的冰塊圍在中間。

如果弄得不好，水就要擠上來，以致前工盡棄，這樣，我們不能不加意小心。越鑿得深，冰色越見灰白。見水之後，我們就用長的鐵撬把中間一塊冰撬出，厚達三米突一。

盧濱夫島的司特米洛夫用電報徵求我們回答：「我們僅僅是用電報來道賀呢，還是駕着飛機來一趟呢？」

列爵格勒的一個工廠俱樂部向我們挑戰，在無線電中間比賽象棋，我們很盡力了。我們的重要成功而舉行娛樂，這樣，我們就和他們所說的第一流棋手對戰了，這個玩意很有興趣，使我們不斷大笑。

五月廿九日

工作得很疲倦，但是沒有時間睡覺。如果要休息，也只有一刻見功夫。

這幾天里，我們忙着從飛機上搬出東西來，現在總算是搬完了，只讓空飛機留在場上。我們搬運着箱子罐頭，朝着飛機來來去去，好像我們還要打里面搬一點什麼出來似的。

冰上殖民地正在建設中。

我們住的房子是用黑色帆布覆蓋的帳幕，在白銀銀的雪地上，聳然而立，非常醒目。

帳幕豎起，帆布繃好；里面鋪上毛皮，現在是溫暖舒服了。還趕造一條過路

一所廚房，不久，我們就有並非三間的房子築成。離這不遠處就是報房和另外六個帳幕。這樣就浩浩蕩蕩，宛如一座山城了。

「建築」的第二部份完工後，我們就從臨時的小帳幕里喬遷到我們的「住宅」，還喝坐屋酒。這座所謂「住宅」的房子，其實是很輕便的，也很容易拆運。

現在，我們的風力發電所也開始利用風力發電了。風翼在自動地迴轉，使北極又添一番景色。我們也爲之一快。發電所很有些成績。現在我們的電池已完全充足，無線電通信的電力，是取之不竭，用之不盡了。

營地生氣勃勃，但現在伴着我們的飛機，不久就要離去了。

我們非常着急，希望就能着手進行研究北極的工作。費奧特洛夫和史爾察夫已經在觀測氣象了。我們腳下，在三米突深的冰下面的大洋，還沒有探測過。我們極想測一測它的深度，看一看洋底的實物標本。

五月三十日

今天開始了我們的工作日。

工作都按照嚴密的計劃進行。倘若沒有特殊事故，決不變更。並在這些正規工作外，還着手於「頂要緊的建築。」這樣，就把全部時間支配完結。

我們是各色各樣的職業者，建築師，苦力，驗貨員。東西都已貯藏妥當，它們被分配在各個流冰工作根據地上。如果一處冰碎裂，就不會蕩盡全部財物。

我們的住宅是整個探險隊所羨慕的。地下鋪着鹿皮，壁上也是，非常暖和，我們叫它「蘇維埃室」——北極蘇維埃人民的住宅。

六月六日

好，這里既已佈置完全，飛機就要向南飛到法萊士，若瑟，關去。忙得不得了，春天也快要到北極來了。

大家知道我們四個要留在這里。最後分別的一天，終於來到。

我們急于要寫信託他們帶回國去，但沒有時間寫，直到最後幾分鐘，才在膝

頭上寫了幾頁，給他們帶回祖國。

下午五點鐘，開了一個會，決定升旗和北極探險工作站的開幕禮，把一個講事會講台，兩根竹竿當旗桿。

司區米特作了一個簡短的演說，帕帕官也講了話。

「升旗！」

四面旗就迎風招展在天空里

一面是蘇聯的國旗，一面是史太林的黑色側影像旗。放過一排來復槍，大家就脫帽立正，高唱國際歌。一千六百匹馬力的飛機引擎也轟轟應和，機師們已把它踮足馬力。

終於，分別的最後一刻到了。我們大家擁抱，接吻。並且有把握地說：「不久再見。」他們各人還送紀念品。百波希送一付紙牌，莫洛克夫送一個煤油燈，馬爵洛克送一張照片，一付他隨身帶着的留聲機片，（因為太重，他不帶走

丁。）

灰暗的天空，浮着厚碩的雲塊，飛機一個一個相繼升空，奧多波耶諾夫最後一個登機，他把機門一關，我們就此再見。

他們在我門頂上打了一響，就消失在雲層中。引擎聲音也越來越低，不久就闐然無聲。

起初，我們對北極生活有些過不慣，在幼年時代，我們是沒有受過北極居留訓練的。人應該有接受一切的習慣。我們決定居留在這里，直到飛機到達盧道夫島的消息傳來為止。

在流冰上拘四個

六月廿一日

很快地一個月過去了。給飛機帶來的複雜家具用品已漸漸用慣。每一件東西都

有了條理，各安其所。我們仍舊穿着雪鞋，鴨絨被還放在帳幕里，我們在怕它們會給潮溼毀壞。

在飛機前，我們嚴格地檢查過，看見他們帶了這麼多的東西。精悍的帕爾齊送機師們回去，並且鄭重恐嚇他們，說我們還嫌少。我們不輕視任何東西，只要留下，我們都感謝著收受一切，有一個飛機把我們的煎鍋拿去了，現在還不可能拿回。

我們的日子是一個緊張的結實的圓球。史爾索夫和費奧多洛夫每天忙於科學研究，僅僅在極急迫的當兒，才來參加緊急工作。我是埋頭於電波中間，還有是到廚房里去走動。我供給全體人員以精神和物質的食糧，我頗以自傲。帕帕雷掌握者所謂外勤工作——巡查根據地，看察日用品和流冰的動靜。

我們一律在六點鐘起身，用過簡單的早餐，便在這夠長的工作日中，一直工作到晚上十時才歇手。午餐大抵有六道菜。菜單是各色各樣的。第一道普是湯，

豌豆湯，大麥湯，甜菜湯，卷心菜湯，青菜湯或者是魚湯。其次則是蕎麥，仔雞，肉片，鮮豬肉，綠豌豆，香腸。HOT (末丁) 有茶，咖啡，可可，蜜餞水果。食品研究所供給我們理想的食物，我們深為感激。

許多工廠工作着，多謝考却克廠和馬麗亞蓋爾皮斯工程師給我們精製帳幕和上等的器具。我們還感謝內政人民委員會N.K.V.D.無線電試驗所給我們設計精妙的電台。還有，也感謝潘利工程師，他給我們風力機和自動絞車。

有時，我們覺得是居住在一個大草原上。可是遠處的裂冰使我們記着這是無情的北極。我們對於老冰鑽保持經常的注意。這流冰是這樣的堅硬，無疑不會頓時宣告破裂或者碰撞的，雖然如此，但我們依然把幾條雪車整備好，以防不測。

我們有兩個深水探測站，從這裡提取洋底的標本，正如探獲取物。我們四個人都在這裡工作，從洋底一共提出八十基羅格萊姆重的東西。第一批標本提出化了六個小時，第二批融化四個半小時。史爾索夫「大夫」以為我們會在這嚴重的

工作下強壯起來，以致果他要實行醫藥試驗，有一回他說：

「我的第一次幫助，也許同時就是最末一次」。因此我們再不想請教他。

蘇維埃各地發來的賀電依然很多。可是我們却不能分別答謝，只得借用真理報的篇幅來回答。這正表示祖國的各方面都非常信賴我們。

我們拆掉了差不多要完全垮掉的雪塊的廚房，在原處豎起白色的帳幕。今天的午餐就在這里面解決。什麼都很方便，清潔，暖和。也不用着拿了空盤子走很遠了。爲了表示慶祝起見，我們本想在週日紀念的今天休息半天，但事與願違，差不多安帳幕安了一整天。

晚上十時，得到我們探險隊的飛機已安抵安爾茨知爾的消息。

到了半夜，我們在新廚房里用晚餐。新廚房里安了一張真正的桌子，上面放着一瓶白蘭地。這張桌子的腿子是可以折疊和拆卸的，上面還有公司的商標——福拉凡得，意思是發奇。它總是兀兀搖，但并不使人驚奇。我們常用寫都寫不出

的各種名字來叫它。

六月廿六日

現在起是輪我們值夜了。半夜里我第一次單獨作了氣象觀測，並且在向盧道夫島發報之先二十分鐘，把電文譯成碼子。

電碼一譯完，就被鬧進報房。破曉之前，我們用五米突的波長收聽歐洲的廣播，而美國電台的聲音却極細微。到三四點鐘，波拉茲利亞的電波就蜂湧而來，快到五點鐘，歐洲的無線電台在空中糾纏不清，美國電台也大張旗鼓，鼓勢浩大了。

我好幾回發出〇〇（所有電台）的呼號，但沒有電台回叫。忽然，一個法國的業餘電台叫了起來，我一叫它就回答。我說：「我是北極電台」。他說：「我是里瓦斯城」。當他知道他還是第一個和我們建立通訊關係的法國業餘電台之後，表示極大的快樂。在我們的小地球儀上，我找不到它，但它和塞也夫，卡科夫

在同一緯線上是可以斷定的。法國人一定要問我，爲了證實我們無線電台是他的接報者，可以詢問什麼地方。我對他說：「向莫斯科寫信好了。」

以後再叫它，就沒有回叫。到底是路程太遠，況且我們的電台又只有二十瓦特。

六點二十五分鐘起，有一個電台用很粗的聲音向我們回叫。只有呼號的第一個字母W聽的清，由此知道是美國的電台。但恰巧這時有半打業餘無線電台在空中碰頭，把它格外攪纏了，結果我聽到了電文的末尾幾句話。我停了一會再叫。美國電台回答了，呼號是WANCYS。於是我告訴他我是誰和什麼地方。所糟糕者，在別的許多電台的騷擾下，聽不清他的回報。首次和美國電台通報，或碰到干擾，非常傷腦筋。不過雖然失敗，將來回到大陸的時候，仍然可以交換卡片，因爲我們有呼號。按照我的電台一覽表，它應該在紐約，否則也在紐約附近。

我們在黎起，就分頭工作。史爾索夫在統盤那邊築起一座小雪屋。把奧多

披那諾夫的降落傘當作屋頂，它從前是爲航空安全用的，以後曾經做過報房的屋頂，現在又有了新用途。

莫斯科報告：克里姆林的宴會上，伏羅希洛夫祝福我們四人隊在北極的生活，我們很感謝。只要那里需要我們，並且有科學儀器和器具可用，任何地方我們都敢去。

用過早茶，一直睡到正午。十二點，發出氣象報告。發完又睡，我患着頭痛。晚上，孩子們（註）吃茶，我是吃中飯。吃過之後洗食具。這件事已幾天拖下來了。

天時不正，霧雨交替，陰晴靡定，彩虹貫天，歷數小時不滅。氣溫是零下一度。冰在融化，有如春季到達。我們恐怕流冰發生變化，巡視了廿四小時，日光雖極黯淡，但終日浮懸天際，沒有落下。

六月廿七日

晚上，作了氣象觀測以後，照例是守夜。風靜，我仍然弄我的無線電，但沒有一個業餘電台被我叫應。這樣平靜的夜，我最喜歡，因為它可以使人凝神暇思，寫作日記。白天，並非是做什麼工作，而是隨機和別人撩天，不容你好整以暇。自然，在這種環境下，白日夢是不能做的。

又寫好一篇文章，供給「C. P.」在今晨七時廣播用。

昨帕留在一塊冰上穿鑿成一個冰窖，來保存我們的小牛肉和豬肉。因為存放在飛機上的肉，已有五十公斤腐敗。雖然惡味已經冒出來，但我們還正開始吃哩。終於吃到只能給我們的威漢蘭吃。我們的狗——威漢蘭才交好運，還有五十公斤豬肉也成了問題。因此，在我們開闢的北極，發生了保新鮮肉類的問題。

(註) 指作者的同伴——譯者

帕帕壽母天早上曬曬蒸關。食品腐敗與否，這狗頗能分辨，他在吃肉的時候，總先要把肉塊撥弄一陣，顯然他是在播散掉氣味。聰明的曬曬西！

史爾索夫在一百米突的深處佈網捉魚，成績好極！很多的紅色輻地動物還有一些水母，魚網塞得結結實實。這里，我們就可以知道北極是有大量的生物存在的了。這當然是一件極重大的發現！

史爾索夫起先用拉丁名稱來題名，疑竇叢生，不得解決，後來就簡單明瞭，歸勒包追題為：「海蚤」。但我們要設法保存它，而酒精留在盧道夫島！在這情況之下，於是又有了第二個酒精問題！

萬物變動不息

七月一日

晨起即發電報，給北海道行政管理局，塔斯社，真理報，消息報四處。每處

學數有一千多。報告我們在流冰上所作的科學研究的情形。發這樣的電，雖然辛苦，亦饒興趣。

繼之我和帕頓等兩個人動手搬家。明確些說，我們把廚房全部喬遷了。原因是雪已融解，我們的營地灌滿了水，沒近膝頭。水下有雪，雪下還有水，營柱搖動，無力支撐。而帳幕里的什物，也將跟着一起翻掉。

於是帳幕里開始融化的雪剷除，敷設木板，重整營柱，埋入冰內，化去大半天。

掘了一口「井」，明白些說是在冰上的浮雪上打了一個洞。冰雪之間，水深達一米突，我們即在這里汲用。

天氣好極！萬里無雲，日光四射，光度極強，護目鏡不能須臾離去。否則融便引臟一下，兩眼立刻發痛。很熱，汗衫上也有些沁出汗來。

史爾索夫每天到探水站去工作，每兩小時提取一次洋底的實物標本。

收到北海道行政管理局的電報，我和帕帕甯費多洛夫遵照來電所示，成立黨和共產黨青年同盟的聯合組織。決定最近即開一次會，對於史爾索夫想做一個贊助者而提出請求書的議案作一番討論。

今天馬克，屈耶諾夫斯基來電稱：北極探險的影片業已拍攝完竣，不久即可剪接好。這是一件有價值的工作。真賞北極風光！

七月六日

古希臘哲學家的「萬物變動不息」的學說，在北極也證實無誤。

北極的夏季，終日濃霧霧重重，細雨靡靡，雪融化後，水窪羅列，溫度在零度上下。

我們的帳幕是豎在雪上的，現在四周已化爲小湖。我們的院落則已七高八低，我們常跋進水去。就是長統膠皮鞋也沒有用，水比它還要高。所幸者是我们的帳幕豎在一個較高的堆子上，除開通道已成水窪外，尙未釀成水災。我們在通

上架起木板，依然走路。

爲了保衛我們的營區，就只好發動一件北極的緊急工事：在周圍築雪牆。

帳幕附近的建築材料即告用罄，於是就駕雪車到遠處去裝運。出乎意料，北極也居然發生雪荒。

爲了疏通帳幕旁邊的水進入水窪，帕帕雷挖了一條水溝。這是北極的第一條人工運河。我們的廚房還被供應着。流冰上也是到處是水，搬家自然不易，我們也只得到處鋪木板。

現在，只有我們的帳幕，是在北極圈里唯一乾的地方。它簡直是樂園。

科學工作，進行無阻。

飛機已飛走一個月了，今天是值得紀念的。一個月來，我們的生活沒有受過外界的幫助。

今天無線電和一個荷蘭人叫通了，後來又和莫斯希泰爾金通報。他們聽我，

不及四點，（聽力最高者爲九點），但我聽他們，可以聽到八點。這還是首次和莫那科通報。

泰威金對我說，他已經用無線電，我們六夜了。

日間風力平勻，電池充得極好。

我真睡了。費奧陀洛夫正在作廿四小時的地磁測量，隔一會就要輪到我值班。

首次計算以後的飄流日程：到明年四月一日，不及一年，但已有二百六十七天了。

七月十一日

我睡覺，費奧多夫值夜。早上一起身，照例再不睡了，和費奧多洛夫一起吃蛋，臘腸和蛋糕。香腸的包裝雖然原封未動，可是已經發壞。柏柏爾和史爾索夫他們都不吃，這樣就歸我們兩個包辦，大家毫無異議。

喝過了茶，大家作着家常事。我把管柱釘牢。周圍的水窪已變成綠湖了。看不到沒有乾的響，海水是到處都是。我們的鞋子是堅實而防水的，慶幸萬分。

今天，在莫斯科我們探險隊員們應史太林縣人民的款宴，我們接到他們致

敬的電報。

我們也就發史爾索夫。北海道管理局報告：他已被選為聯共產黨的贊助

者。現在史爾索夫已經加入我們的黨和青年團的聯合組織。我們這個人團裏有越

：一個是黨員，一個是候補黨員，一個是贊助者，一個青年共產黨同盟會員。

希爾索夫把全部精力放在工作上。他從三千餘呎的

同深

度中，採取詳底的動植物的標本。後來我們又拿一根六千米突長的鏈索出來

用。

柏帕寧和希爾索夫忙着這些事。我並不妒羨。牠們在三千公尺深的水里面提

到水母和其他的生物，別的就難得了。提上之後，希爾索夫就用精細的顯微鏡來

觀察。我們都靜心靜氣的注視着這些誘人的小東西。

這些標本都裝在瓶里。和其他有價值的東西一樣，保存在希爾索夫的睡袋的靠頭的地方。

保存生物的酒精恐怕不夠用。

天氣平常，霧雨交加，也飄些雪，溫度在零度左右。昨天晚上水窪面上結了薄冰，這樣的天氣很好。

黃昏，接到一個電報說：高樓莫夫的莫斯科——北極——北美航線的飛行，在七月十二日出發。昨天和前天的天氣很好，可是現在好像上帝故意在倒蛋，天氣惡化了。能見度很小，霧籠罩了一切。那些從莫斯科帶給我們的信，恐怕也只有隨着飛機在頭上轟轟而過了。

北極的夏季

七月廿五日

近來水窪的水已有路可通，洩的很快。除開靠近嶙嶙衆山的地方，還俱依着殘雪外，冰上已經一點沒有了。冰的融度也足以驚人，把支撐天線柱的木棒推移了四達西。

在昨天，一根木棒已經和冰脫離關係，還有一根埋在冰里也只有兩指深！天線柱埋在冰里只有半米突，只剩一根沒撐棒的光桿兒。

天很少是晴朗的，但一晴，太陽就穿過薄雲，投射下來，也相當強烈。從前黑色的帳幕現在已晒的發黃。

希爾索夫昨天從一公里突深處提出一批生物標本來，發覺藻類植物正在開花，這就是所謂「生物學的春季」。

早茶以後，我和怕怕甯作着用雪掩蔽帳幕的工作。雪，一共用了十五雪車。每車都裝得結結實實，非常之重，待要推走，它已化得溼漉漉了。可是我們帶着

手套工作的手，往往弄得刺痛連心。正午才算功德圓滿，打算它能支持十天。不知要到什麼時候才有膏。

蘇打餅不能用牛油來炸了。熱牛油往往要散出氣味來……可我不打算在八月一日以前，打開新的食物箱。現在各種食品並不缺乏，僅僅是蘇打餅感到恐慌。爲了不打開箱子，於是我硬起頭皮，自己動手來做，好像是命里注定的，我們餓得不堪。我一共做了六十個，希望能維持四天，可是我們這些年輕人，一頓就吃掉一天半。

七月廿六日

母親從吉斯樂和德來電稱：「你的電報，在發出後三十六小時就收到。欣慰之至。大家對你們一個勇敢者在致敬，我把回電送到電報局的時侯，局員都向我問你們的詳細地址，我說：北極術，」

我自然極同情他們，「北極電台」。是在任何電報書上都找不到的。

七月廿八日

娜它霞發來的兩個電報，在同時收到。

「我現在沈醉在鄉村生活中，意興甚豪，刻忙於造運動場，且即將栽種果木，瓦葺尚未油漆完竣，歡甚！不過小屋定於你回來避暑前完成。吻你。」

第二個電報：

「我不時常進城，以致覆電纏延頗久。」

「今天為購買小屋的傢俱而進城一次。希望悉合尊意，使你舒適。整個冬季我都有工作，孩子是真的，體重也加多了。吻你。」

娜它霞好像完全為建造避暑的小屋而與奮着呢。我打電報告訴她，不要做地下道。

昨天風力發動機工作得很費牛勁，把電池充好，竟用了十二個小時之多。很久沒有寫文章給報紙，我們規定今晚一起動手。

七月廿九日

颯下溼雪，溫度零度。

大氣之劣，出人意表。小雪飛旋，潮氣逼人，而迷霧和刺骨的冷風，也極使人討厭。我們都以雨衣罩護我們的皮外套。頭痛，吃了幾顆匹拉米篤。

電力一微弱，我也歇手休息，不在空中騁馳行獵了。現在電池既已充足，又起勁起來，一口氣把七百字長的文章發給靈道夫島，一發完，又去充電。

我不斷在空中搜索，企圖能與遠方業餘電台接觸。無線電機的心臟興奮地跳動着。

一點鐘，歐洲醒來，美洲仍在夢鄉，天空平靜無事。強力的廣播我們可以聽到，這時是和人家建立關係的絕好時機。但距離都遠，他們都感到不濟事。

全世界的業餘電台，都知道了我們這次的探險了。他們在覆電中，向我們莫斯科當局提供意見，同時都向我們祝賀，我們不勝感謝之至。

由於聽力的關係，對於許多在天空里邂逅的朋友，不能作比較詳細的報告。當他們詢問我是誰和什麼地方的時候，我就回答：「蘇維埃北極探險隊。」

十三點三十五分，在CQ中得到呼號K6的電台回轉。這呼號很別緻，據稱在夏威夷羣島。我就問他姓名，俾獲證實。他介紹自己：火奴魯魯喬萊士先生，電力是一百二十瓦特。火奴魯魯刻正天朗氣晴，一碧無雲，溫度華氏八十度。

他說在報紙上知道了我們，想和我們聯絡，問我們什麼時候向天空放電，他就可據此告訴那些想探尋我們的電台。還問到我會經和那一個頂遠的電台通過報。我告訴他，你還是頂遠的，而且效率也是頂好的哩。我們都可以很清晰的聽到，不必重複。……這樣，通報竟達五十分鐘。喬萊士先生在火奴魯魯宣告睡眠的時分已到，在北極的克倫爾先生就向他道晚安。

在課用地球儀上看起來，火奴魯魯與北極相距很遠，約八千基羅米突。雖然如此，那邊還是知道我們探險北極的情況。

察看了一回地球儀，繼續搜索。V K 2？是南澳洲嗎？我們是一個廿瓦特的小電台，不慣它會聽到這樣遠，而事實上這怪物真會聽到，那麼且來試它一試，有什麼關係呢？叫了四分鐘，不答。後來他忽然問：「誰叫我？」我繼續叫，他又毫無動靜。我耐過半小時之後再叫他，答應了，聲音比先前大了，我可以聽到他在叫我們的呼號。可是這位澳洲人已經發急，他說：「聽不清，只有三點，加之條件不好，再會！」就此完結。親愛的朋友，如果你知道你的對方是誰的話，你一定會跳起來。……啊呀，說起來，這樣的事在我們和外面交接中是不勝數的。

我們並沒有想用這廿瓦特電力的機器和南澳叫通，在一萬五千基羅米突之外呀。更南的還有新西蘭，古恩角，塔茲瑪尼亞，這部機器真可恨，一點把握也沒有。我真想把捧得稀爛。

這次的交談可算是新紀錄。可以作為研究小力電波的廣度的重要材料，廿瓦

特就可以到南澳洲。我想這個紀錄恐怕是難打破了。那麼要不要試試塔茲瑪尼亞和新西蘭呢？恐怕這希望是微而又微。但它們離南澳也不見太遠，可以試一試。今天我像做生日一樣受了不少祝賀，把我的頭痛也祝賀好了。

晚上，寫一篇文章給真理報，寫今天所經過的情形，並特別說到費奧多洛夫繪製有價值的地圖的情形。

費奧多洛夫計算平均風速和風向，填入地圖。結果是風向線和我們的飄流線竟一致。難道我們的飄流只是風向的關係嗎？

晚上還和史特米洛夫通報。

揚莎里計劃在明年春天，作北冰洋中心的飛行，在北緯八十五度處降落，預備和我們一樣的工作一兩個月。莫斯科當局已准許，機器將在秋季中由破冰船送來。

八月一日

值夜前，發掉費漢多夫給少共真理報寫的長文章。他寫的是關於我們的電台的。在後算計算七月間的平均溫度，數字剛剛寫好，還沒有算，威漢爾忽然叫了起來。我從報堆里跑出一看，原來轉發現了一隻在遠處飛着的海鷗。

雨點節落在繃緊的帳幕上，猶如播鼓，咚咚作響。狂風發作，風力機發出轉動的節拍。這時他們都睡了，攢在溫暖的被中，只有我像一個流放者一樣，關在小房子里工作。

三點鐘，威漢爾又來了。我跑出去一看，原來是一隻母極熊帶着她的孩子們在我們的快艇旁邊走着，在根據上到處亂嗅。那些小熊似乎還是今年生的。牠們來自西北，風力機迴旋的翼子着實使牠們注意。

帳幕里也喊叫起來：

「有熊！」

「有熊！」

我打了一槍，熊一發見我，回頭就逃。

我等不及他們走出來，我就打槍，距離太大，熊已跑遠了，而且小隴在後面跳上跳下，不容易瞄準，真急死人，打了七槍都沒有命中。

帕帕齊和希爾索夫穿了雪鞋追上去，威漢蘭也跟在後面，像一個小黑球似的滾着。用雪橇追了一陣，結果還是沒有追上。

我們追得很遠，渡過一個湖，熊每躍上山頂，就回過頭來看看，但距離遠遠射程，無法放槍。

牠們跑到了霧里面，就在冰天雪地里消失了。

威漢蘭還不見回來，大家很焦急。這隻疲倦的狗，隔了三小時才回到營地。

熊的出現，是一件有興趣的事。因此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在北極，熊也能找到食物，否則這頭辛苦的雌熊，就不會有這樣長距離的家庭旅行。

帕帕齊對我作長時間的責備。

「你應該做的事不是放槍，而是等待我們」。他警告着。

歸途中，我被倒在湖水里，膝蓋也跌傷了，鞋子溼了水，我只得躺在地下，爾屢向天舉起，讓水滴出來。水把我襯衣都溼透了……

回到營幕把衣服換過。

風越刮越起緊。天快亮的時候，風雪交加。風力發動機旋翼已自動拆下，掩旗息鼓，不工作了。帳幕門飄動起來，好像擂鼓。整個帳幕輕輕抖索，像樹葉一樣。我們怕它會給風帶走。落黏溼的雪，以後又落大雨，帳幕里無物不溼，僅僅我們的心是乾的了。可是在這種天氣，我們仍然收拾廚房，洗刷碟盤。我幸虧已將廚房的值班，交給帕帕甯管十五天，算是我的運氣。

八月六日

每月我們有兩個慶祝日；一個是二十一日——是在北極着陸的日子；還有一個是六日——我們開始「獨立」生活。這兩天我們洗了澡（換襯衣）刮了鬍子。

我今天把從五月一日長起的鬍子刮光，實在這一團東西是髒極了。我的面孔一刮光，似乎干淨些，也好看些了。

一刮鬍子，就得使我想起父親。有一天，我因為我的鬍子長得太慢，發生怨言，他勸我用鷄湯和鵲湯里外洗一洗，一面從里面推，一面在外面拉，鬍子就可長出來了。但我沒有實行。

今天刮西風，很平均，風力發動機工作得很好，但是沒有電流，一望而知是鬚流子壞了。爲了檢查，風力是白消耗了。

落了幾次雪，氣候逐漸冷，雪在腳底下切察切察的發聲。

東面浮冰的大罅裂依然存在。冰山隆隆，「海岸」黑暗。

洗刮一邊，舒適異常，煨些黑咖啡喝。

上午，我們三人動手來修理風力發動機，首先是檢查障礙的根源。我爬上發動機，搖搖欲墜，是危險的地位，於是由另外一個人掌住了。手凍得發僵，DX

also 也沒有一點損壞。發動機的齒輪都擦乾淨了，什麼都弄過，而結果是發現電線出了毛病。

無論如何想不到毛病會在這里。換過線，風力發動機仍照常旋轉起來。

下午六點，莫斯科社內電台報告說：北極的天氣已漸漸寒冷，旋又報告天氣詳情。特別報告我們尙未發出，氣象專報正在紀錄。脚下的雪已經硬化，雪水的季節已經度過。

發一個電報給娜達霞。你的生日是什麼日子呢？我又忘掉了。八月十八日還是八月廿六日呢？

八月十八日

娜達霞，祝賀你的生日

正午起，刮東風，趁機把電池充滿，可是這一年，娜達霞是收不到祝賀生日的電報了。

黎凡納夫斯基的飛機失蹤了，什麼消息也沒有。

我們感到悲愁，我們曾經非常仔細地收聽了好幾十個電台，都沒有結果，但依然滿懷希望：「或者黎凡納夫斯基的電台要開始工作」。可是一點鐘又一點鐘，一天又一天的過去了，一點也沒有聽到什麼。

晚上值班的時候，風吹得更緊。我們的營幕門，在外面被推牢了，這現象是可怕的。潮溼，而且飄着雪片，不時降雨，溫度是 0° 。八度。兩點凝凍在營幕和天線上；每件東西都蒙上了一層薄薄的冰衣。滑得不得了，每一個人都祇是恰能把身體保持平衡；特米屈里區整夜沒有合一合眼，傾聽着風。我到根據地去，把油桶重新整理了一下。始終懸懼着：黎凡諾夫斯基他們六個人現在怎樣了。也許，除開在冰山里的一堆碎片外，他們什麼也沒有留下了。悲哀，遺憾，惋惜的情緒，向每個人襲來。走向我們的冰塊的東邊，看到大的罅裂已經完全為冰所蓋沒，恰好，變成了一個比高不了多少的小冰堆，走到那里，我就極為鎮靜了。驅

勁的風，無論如何使人感到不安。在這當兒，就好像一塊大冰在抖索，勢將壓到我們身上來似的。可是，只要瞧一瞧老冰山底巨大的封圍，就足可叫尔安然。

今天，我懷着極不奢誇的願望：飲點茶，吃一片黑麵包。麵包與菜類。……

早晨三點鐘，喝了兩杯咖啡，吃了三塊餅干。午後二時，又是兩杯咖啡和兩塊餅干。晚上六點鐘，吃了一碟甜菜，和幾調羹蕎麥粥。倒一點茶在杯里，盪着嘴。因為我們是不洗杯子的，茶自然是十分混濁。晚上十二點鐘，都喜歡多喝幾杯，也多吃些餅干。——這，就是我們的全部「菜單」。這樣的日子，是一天一天的過去了。你不能說這些食品是約約乎的，可是，每個人都靠它果腹，餅干，香腸，粥，都一樣；如果一個人不高興找麻煩，只消一根巧克力就夠活了。廚房極其擁塞。器皿，是不洗的。我們使用 *Promus*（註）非常節省，這就是熱水以貴重的緣故。

碗盞油膩不堪，會在每個人手里滑掉。烟煤，火油，香料。所有種種物品，

器械，製品，都堆在這里。甚至移一移都感到困難的。這廚房潮溼而寒冷，營幕在風里搖擺。這是非常明顯的。在這種情況之下，用覆盆子醬做（arranged Pom-chut）（註）吃，是不會感到興趣了，加之我們就是覆盆子醬也沒有，更是做不成氣。帕帕雷和我，烹調一兩道菜的午餐，就很足夠了。在這種情況之下，甚至連極小一片黑麵包——普通是黑麵包，都自然而然地尊貴起來。在莫斯科，我們對這種小東西，確實不當一回事。

中午起，電波中沒有得到什麼。他們依然沒有消息過來。盧道夫島與狄克孫島的接觸斷了，氣象報告已為地沙亞岬所接替。甚至連一個強力的電台也收不到。這樣，怎麼能有機會聽到黎凡諾夫斯基的微弱無線電，倘使恰巧它在工作着

（註）是一種供體燃料——譯者

的話。但只是繼續收到並無差別的電波罷了。

我們的情緒雖然低沉，但是沒有傷害的，我們是洞穿一切事物的。是不是勇敢的探險者阿默特遜犧牲於北極之荒。以致他的偉業的光榮消失了呢？不，這不是漢羅斯屈樓脫斯的聲名，漢羅斯屈樓脫斯到安地那教堂里去縱火，是一個歷史陳蹟上的野蠻人。可是瑟以夫，拜倫，司高脫，阿默特遜，黎凡諾夫斯基的名字，將被未來的一代以感激，尊敬，熱情來紀念。爲了他們爲人類而備佈新的發展路向，以初步的原理——防禦自然巨人的暴力而犧牲於戰鬥中。

「我們給親愛的勇敢者歌唱」。高爾基寫道。勇敢者是展開了廣闊的視野觀察生活的。僅僅是無意義的死，死才可以驚駭他們。我認爲，對於黎凡諾夫斯基

(註)猶如中國的元宵那類的食品——譯者

的死，他的同志們所以有一種感情的衝動，部份還是由於我們的脆弱。可是他們的工作的英雅氣概，在蘇聯人民中，是最優秀的成就之一，而且是主要成就之一。這在他們的鬥爭中，是一個必需的成份。征服北極是一場戰爭，犧牲是難免的。自然，這些損失，將由於我們的智識，經驗的成長而挽救過來。但，這永遠是我們的損失，恰如切爾司金的損失一樣。

史大林教訓我們，寶貴血液，不要浪費；血液要結出果實來。將來從蘇聯到美國的一條航線上，城市與航空站要興起來，而黎凡諾夫斯基的紀念碑，要豎立在這些城市的廣場上，他的功勳，不會白丟，也不會被人遺忘。

八月廿一日

我們到北極來之後，已經過了三個月。這時期十分長！在入夢之前，我做了多種估計和推算。我們在五個月以前離開莫斯科。現在，快要有半年功夫了。到本月廿九日，我們要記住，這是漂流生活的第一百日。要舉行慶祝典禮的。

到十一月七天左右，我們就漂流完了一半歷程，但其餘一半將更加困難——北極夜和冰凍。可是，在另一方面，幸而我們已熟悉了，北極的環境了。我們想到在天亮的時候，我們也要從冰塊上搬開這件事，就覺得很愉快。那時要從現在的極點區域向司畢工次盤琴迤南移動，那麼我們的北極站，就要失却它的意義了。所有這些估計和推算，僅不過證實了我有些倦意。因為停留在綏凡爾拿亞，徐姆爾亞之後，雖然在聚族而居的空氣中，但是我相當孤獨，而且沒有休息過。

在早上，整頓機場。假日晚餐是：麥羹，「鮮」魚，乳果醬，旨酒。魚顯然不是最近捉到的。雖然驚異其小，但還是先吃較小的。最成功的要算乳果醬。做了一些旨酒，在白蘭地里攪了一點水和檸檬汁，還有幾顆糖。弄成一種新鮮的味。各人的飲量大增。

八月廿八日

帕帕甯不能長時的入睡。因之我們開了一個咖啡會。從餐幕里拿出一個壺，以及一些我們的精妙的乳酪。黑夜就很快地過去了。

風在平靜下來，而天氣也在轉好。

今天，有一節特別廣播可聽，是對北極而發的。

可以準確地聽到莫斯科的廣播，但別的聲音却聽不到。

下午五點鐘，兒童音樂會的節目開始了。五歲的加爾亞朗誦他自己的詩作。

帕帕甯發表在一個兒童雜誌上的論文，我給可爾亞的覆信，以及算堯柴。賓賓的詩，都一一讀過了。

第二個，是我的女兒安樂基卡，演講了一分半鐘，她說得很不錯，明晰，毫無胆怯的痕跡，聲音是很老練的。說她在鄉村里，覺得有些厭煩，要回到莫斯科去。明年秋季，她就要獨自上學走讀，因為那座學校在隔街。還要到工兵營去

晝晝。在鄉下家里，有過一個很好的休息期間，有一匹走失的家畜。灰色的雪盤黎龜走到家里來了，很願意住下來。（好，大孩子安納斯脫，這是你應該高興的理由，你們的集體農場正快得很哩。）安樂基卡告訴我，她是十分長成了。媽媽呢，正在替她做一件新的襯毛皮的外套，因為舊的一件已完全不能穿了。鄉村改變了，甚至准許他們去洗澡。（我敢打賭，是在到莫洛可夫的草屋去的路，那條可憐的小溝只洗澡，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地方去呢？）其次則是露茜亞的演說。她的聲音一點也沒有改變。我們叫她「手槍」，因為她有那東西一樣的音聲。她已讀畢了一年級，成績很優良，說得很有力，可是有些錯誤。鄉村里有許多小樹，在那里，他們可以玩捉謎藏，可是媽媽（唉，這些媽媽！）把許多小樹弄光了，現在，他們連躲的地方也沒有。

「媽媽不肯跟我們一起玩。舉一個例，像爬樹。你回家之後，我們倆一起來爬吧。」

大家笑翻了。這事引我回想我的生活。可愛的女孩子露茜亞，她喜歡爬樹。我們老是會用各種方式，一起來爬的。露茜亞沒有了我，就很孤零零了，可是他忍耐地等着我，因為她知道；我們在幹大事業。

我的小女孩，把她的話，在空中傳遞給我，給我以很大的快感，大大地鼓舞了我的精神。無論何時，事情感到棘手，或者碰到苦寒，而一想到孩子們，就鼓舞並溫熱了我。

阿拉克·希爾希夫也來無線電里說話。一個五歲的小東西，他的聲音空隆隆，差不多像一個大喇叭。

八月廿九日

寫信給安里那和露茜亞，關於爬樹，我鼓勵了他們一番。忠告他們選擇一棵堅韌的樹，吊一箱啤酒上去。不然，我將來就不來爬樹了。另外是：這都要瞞媽媽。

一九四〇年三月於社公岩

等 中 書 集

每冊實價 從 玩 閱 自 便

籍 元 公 籍

著 者 譯 者 發 行 人 發 行 者 經 售 者 印 刷 者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E · 刻 倫 克 爾

邵 慎 之

嚴 永 明

現 實 出 版 社

桂 林 中 北 路 二 二 六 號

各 大 書 店

三 戶 印 刷 社

桂 林 觀 音 山 四 十 四 號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柳字〇〇一二號

87

4



五十年代雜誌
新民主實現
1950年